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不如折梅寄你

院中的蜡梅开得比往年早一些。半透明的黄色花瓣,似蜜蜡雕成,深深远远散发阵阵寒香。我剪了几枝蜡梅回屋插瓶。“扬州八怪”之一的李方膺有诗云:触目横斜千万朵,赏心只有两三枝。往往一树蜡梅,也只能选出一两枝最美的疏影横斜。插瓶的过程,就是一个取舍的过程。一如我们的生活,也是一个取舍的过程。

“人这一辈子,永远都没有刚刚好,永远在取舍。做出选择以后不后悔,就是对的选择。”这是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,娟姐对我说的话。

彼时,我创业失败,心情沮丧,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娟姐温和平静地劝

慰我,而后和我说起了她的故事。她白手起家,踩准了风口,积攒家产甚多,春风得意之时一个浪头打过来,落得车房俱无。一段波澜起伏到可以拍成纪录片的过往,在娟姐嘴里只剩了三言两语。她说:“人生从来只有两个选择,迎难而上或者迎难而上。”

我时常在深夜细细咀嚼娟姐的话,感悟良多。生活,下一秒会变成什么样,谁也不知道。我们永远也不可能

遇到刚刚好的一切,唯一能做的,不过是在迎难而上和迎难而上之间取舍。

如果你去花市转转,你会发现花市的蜡梅大多是对生枝的,那些横瘦疏斜的最美枝干都被花商剪去了,为了运输方便。想要最美的蜡梅枝干,就得自己拿着剪子,围着蜡梅树慢慢挑选,然后费力剪下带回家。

迎难而上,好比是在花市买上几枝蜡梅,省心、省时、省力。迎难而上,便是

自己携带一把花剪,费心、费时、费力才能带上一枝蜡梅回家,也可能最后一枝合意的蜡梅都未寻到,空手而归。

其实,不管是迎难而上,或者是迎难而上,无论怎么选择,都是朝着某一个方向努力解决问题。被“舍”的那个选项,并不会真正的失去,却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强化你的“取”。取,或者舍,都会经历无奈和遗憾。

我看着插在素色花瓶中的梅枝,不

可避免地想起了远方的娟姐,她的三言两语将我点醒,想到我尚未郑重其事与之道一声谢,心下总有些惶然。若是刻意去说一声“谢谢”,娟姐必然会觉得我与她生分了。好在《太平广记》中记载了这样一段雅事——陆凯与范曄相善,自江南寄梅花一枝,诣长安与曄,并赠花诗曰:“折花逢驿使,寄与陇头人。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。”那就仿效古人吧,情深难言语,不如折梅寄。

院中的蜡梅,深深浅浅、远远近近的黄彼此映衬着,暗香浮动。只是这样远远望着,便觉得是良辰美景,赏心乐事。

我要折下最美好的那一枝梅,寄出这一院子的诗意。



等雪临门

潘玉毅

南方人对于一场雪的渴望,不亚于内陆地区的人对于海的向往。雪还未下时,听闻即将下雪的消息,人们纷纷化身段子手,在微博、微信上忙碌开了:“整个南国都在等雪,就像一个初恋的少女等待男友,怕他不来,又怕他乱来……”这个比喻可谓形象,将人们渴望下雪,又怕大雪成灾的矛盾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盼望着,盼望着,雪终于还是来了。初时只是一点两点,渐渐地就大了,量词也由“点”换成了“片”,只一会儿工夫,就让大树小草都白了头发。忽而又停了,停了片刻,忽而又下了。在人们满怀期待的目光里,它由着自己的性子,走走停停。

对于雪来说,风是良伴,我们在读古诗词的时候,常能看到“风雪”一词。风徐徐,雪急急,因为有风,雪才是飞雪,才有纷纷扬扬的动感。除了风,而也算是雪的老搭档。雪刚刚抵达人间时,常常以雨夹雪的形式出现。仿佛一个腼腆少年初登舞台,需要一个老师傅带着。等雪大起来了,苍茫天地就是雪的舞台,无声的伴奏响起,水袖投、掷、抛、拂、荡、抖、回、捧、提间,一场雪款款而来。

当然,雪不只是一个演员,还是一个魔术师,不管什么物事到它手里都能变成白色。它只需轻轻一抖手,无论是河边青青草,还是屋顶琉璃瓦,全都不见了本来面貌——绿消失了,黑隐身了,藏在了素裹的银装里,仿佛万物原初的模样,尽显纯与真的本色。

雪落在屋顶,屋顶一片雪白,雪落在大地,大地也是一片雪白。城市与乡村在这一刻都没有了分别,大人和小孩也没有了分别。天地重回混沌,人则重回童真。也正因此,我们方始明白“每一次不期而遇都是久别重逢”这句话的深刻含义。

雪由现实中落入朋友圈,打开手机,满屏都是雀跃之声,老人、小孩、中年人,见雪如见欢喜。相机里、手机里,偶尔也见几只不畏寒的雀鸟,迎着风雪,立在树杈上或是电线上,叽叽喳喳地你一言我一语,聊得热火朝天,一如往昔。

今夕何夕,往昔又是何昔?人们多半不知从何说起,但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场雪,这是肯定的,或在孩提时,或在少年时,或在中年与暮年。它之所以令人难忘,兴许是因为世殊时异,再也见不到那年的雪、那年的场景,找不回那年的自己、那年的天真。

每逢下雪,我都会想念老屋门前的那片竹林。竹林有雪时,翠竹与白雪相映成趣,如小葱拌豆腐,色香味俱全。白雪覆盖在竹梢上,风一吹,弹得满地都是。最娇媚的是那误入竹林深处的茶花,白的妖妖,红的娇艳,让暗香浮动的梅花都逊色三分。竹林里亦有小溪,此时水流不密,溪石裸露,罩着雪,更显苍苍之色。两边的杂草杂树没了遮挡,可以看见弹留下的壳、鸟留下的巢和风送至的一捧雪。

竹林之下除了我家,还有几间小屋,住着几位老人。老人的孩子外出打工去了,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,逢着雪天也是常有的事。风雪载途,对于旅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煎熬。然而,风雪再大,挡不住游子回家的路,“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”,这一点古今往来从未变过。哪怕回家只能作短暂的停留,也要匆匆一行,与家人一晤,得片刻温存。正如农家小院里,大雪纷飞,盖不住地里蔬菜葱茏的长势。

在江南,有雪临门,通常半是雪珠、半是雨滴。此时躲在书房里看书、饮茶、赏雪,无疑是一件美事。虽则红泥小火炉变成了空调、电暖气,少了几分古色古香的味道,但只要人的情怀和对于雪的偏爱不变,雪总归是美的。

寒雀

路来森

天寒,地冻,于是,生活于天地间的麻雀,也就“寒”了。古人风雅,就给本来寻常的麻雀,起了个颇为诗意的名字——寒雀。

寒雀,这名字真好。宋人杨万里,写有一首《寒雀》诗,诗曰:“百千寒雀下空庭,小集梅梢话晚晴。特地作团喧杀我,忽然惊散寂无声。”

麻雀喜欢群居,群栖群飞,而且冬天里此种现象尤为突出。雪后黄昏,一群麻雀,霍然落于庭院之中,一些还停留在梅枝上,叽叽喳喳,在窃窃私语,在互相交流,看上去是那样的欢喜,那样的喧闹,好似是故意搅成一团,对我喧哗,使我烦闷;蓦然受惊,这群麻雀就飞走了,于是庭院寂然,复归于静,难免又给人一分落寞、一分岑寂和萧索。

诗人,自是“多情”,“闹”也不是,“寂”也不好,其实,干麻雀何事?

不过,“雀落梅梢”,这情景真好,真是诗意。也许梅花正开着,也许还是含苞待放状态,但不管怎样,都散发着清冷的香气。或许,那麻雀正是被这“冷香”所吸引,所以,才熙攘喧闹。麻雀,跳来跳去,喋喋不已,于是雪花乱溅,于是,梅片乱飞、梅香飘逸。洒落梅梢之上的寻常麻雀,也就多了一分风流蕴藉。

天虽寒,地虽冻,但或栖或飞的麻雀们,依旧生机勃勃。

杨万里的诗是写实,在农村生活过的人,对之自是多有所见,多有感触。

早年我居住乡下,庭院一方所见情景,犹然历历。

冬日的早晨,起床推户,庭院内落满了一地的麻雀,纷纷扬扬,剥啄杂然。一听到开门声,便哗然飞起,栖落于对望的树木之上,或者屋瓦、墙头之上。静心望去,仿佛每一只麻雀都是早晨的一个精灵:小小的眼睛中弥漫着惊慌,却依然如稚子一般纯真地望着你,让人觉得楚楚可怜。它望着你,你望着它,在生命的对望中,你除了同情和怜悯,更多的是心中洋溢的欢喜——寒冷的冬日,因一群麻雀,而活力四射。

不过,于我,倒是更喜欢麻雀稀落的那一番情景:只有几只麻雀,栖落庭院,或静思、或觅食。静思的,身体缩作一团,安然如禅定的小和尚;啄食的,啄啄停停,小脑袋扭来扭去,活灵活现如调皮的小顽童,看上去,就叫人生一分莫名的欢喜,觉得这个冬日,真是又安静又祥和——似乎,岁月静好,从几只麻雀身上得到了形象的诠释。

然则,栖于枝,才是麻雀最常见的一种生命状态。

宋人崔白,画有一幅《寒雀图》。枯树一株,树色灰黑,铁一样的颜色,散发着阵阵寒气,见得冬日之寒冷。枝杈纵横三五枝,虽粗细不一,看上去,却俱是坚硬、遒劲。麻雀七八只,多栖于枯枝之上,唯一雀振翅于半空之中。栖于枝者,形态各异,情状不一:一雀扭头翻啄,似是在用自己的小嘴巴,梳理羽毛,一派悠闲、自得之状;两雀上下相望,似在窃窃私语——是夫妻情深,还是兄弟怡怡?另一雀则颈伸探头,望向一脚爪倒挂枝上的雀儿——是殷殷嘱托,还是表达倾慕之情?独一雀振翅于半空之中,脑袋前探,尾巴高翘,扇动的翅膀伸展开,感觉仿佛整个麻雀周围的空气,都在颤动——飞雀用它颤动的翅膀的力量,划破冬日的严寒,照射出一道道耀眼的闪电。

寒天、枯木,围了几只形态各异的寒雀儿,整个画面就活了——活泼、灵秀,生机勃勃——冬日,氤氲着一种鲜活而饱满的温暖氛围。

如此看来,寒雀其实并不“寒”,寒雀展现的,实则是严寒冬日下的一分生机,一种生生不息的活力。



曙光 张成林摄

冬日风骨

乔凯凯



是葱茏勃发的绿叶,抑或是鲜美诱人的果实,都比枝条光彩夺目,更惹人爱怜。此时,枝条作为配角,默默无闻地偏于一隅,化作背景的一部分,甚至被完全掩盖,也毫无怨言,甘愿为配角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以及牢固稳定的支撑。

冬日到来,繁华落尽,枝条显现出来,还是平凡如故,在凛冽的寒风中微微晃动,似根根铁骨铮铮,顽强、坚韧,展示出严冬里的一种生命形态。人们爱伤春悲秋,是因为春花凋谢、树叶飘落会引起人们的无限感慨与伤怀。但在面对光秃的枝条时,内心的春天,她曾和我还有我未满足的,却保持着迎风耐寒的筋骨,孕育着来年春日的生机与活力。这是冬日对枝条的锤炼,也是枝条的一场自我修

的时和风景,所以,我几乎想不起母亲还珍藏有那么一份眷恋。

直到某个阳光明媚的周末,驱车和家人外出闲玩,经过一片绚烂的风景时,母亲很是高兴,并准确地说出3年前的春天,她曾和我还有我未满足的儿子来过这里。“当时,你用手机给我们拍的照,我的相册里还放着拿去照相馆洗出来的照片。”我才猛然意识到,那几本相册对母亲的重要程度。

仔细回想起来,我一直不是一个喜欢拍照的人,面对镜头,我总会下意识地想要避让,想要逃走。这样的心态可能源于对生活、对自己的不够自信,也可能是一种对过往不愿过多留恋的执着。在我一贯的认知里,多是现如今电子设备普及的时代,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拍下任何想要留住

这块绿布裁成的衣裳,这件绿衣裳仿佛穿了千年,仍不肯褪下,因为那是它们生命力的象征。

南方的水是绿的。严寒时节,与“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的北国风光截然不同,南方的水仍是清莹莹的绿。野外,不知名的绿色藤蔓爬满了江堤、河畔,把冬水映得更绿了。藤蔓长出无数细碎的嫩黄小花,一团团、一簇簇的,仿佛一袭绿纱,绿得轻盈,绿得热闹。藤蔓探头探脑的,宛如美人临水梳妆。水面上,满眼翠绿的水浮莲,就像一片绿海,展望,一池绿意舞东风,心里不禁氤氲浓浓的诗意。有农人划着小舟到了水中央,采水浮莲做猪饲料,一会儿,便满载而去,留下湖面层层涟漪。

南方的田野是绿的。田野上,新种的番薯长出小叶,是一片喜人的新绿。菜畦上,小青菜、生菜、小葱、小辣

椒……长势旺盛,每一棵都是鲜嫩的绿,这是小家碧玉的绿,绿得可人,绿得诗意。这种绿,新鲜而嫩碧,带着湿湿的雾气,带着泥土的芳香。冬天的菜畦,仿佛一袭绿色的诗,读着读着,就能把你的眼睛染绿。寒冬的晚餐上,当人们看到这一棵棵青绿,该是多么的惊喜,多么的温馨和亲切啊!

南方的村庄是绿的。竹子是南方的村庄里最常见的植物,屋前屋后、村头巷尾,到处可见到竹子的身影。整个村庄在绿竹的掩映里更显得宁静安详。竹子在南方温柔的冬风里愈发显得挺拔、清朗、翠绿,高高的竹竿直插云天,尖细的竹叶像纷披的绿缎。董必武《病中见窗外竹感赋》里说:“竹叶青青不肯黄,枝条楚楚耐严霜。”写的就是竹在寒冬里的清劲样子。风吹来,绿竹摇曳,绿意流淌,竹林是一片绿海。有鸽子在竹林间翩然

自然,不必强留。

然而那天,当我听到母亲的脱口而出的话,眼前立马浮现出我和母亲还有儿子笑意盈盈背影的画面时,我的内心突然有了松动,对自己长久以来所坚持的对过往的不留恋、不纠缠,突然产生了疑问。除了忘记所有的不愉快,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,我是否也应该留住那些生活中的美好,留住曾经带给我温暖的那些人和事。

印象里,母亲永远是一个有温度的人,无论走到哪里,仿佛都自带阳光,既能照亮别人,也能照亮自己。在母亲的眼中,生活的美无处不在,在母亲的心底,滤去苦难和悲伤后,留下的都是世间的美好。就像那一本本被她珍藏的相册,记录的都是生活中属于她的美好记忆,满满的都是幸福

翻飞,远看,仿佛绿海上泛起朵朵白色的浪花。

冬季的南方,景色依然如画。只是翻看唐宋诗词,古人描写南方冬景的诗可谓凤毛麟角,大概那时候的文人骚客都到北方看雪景去了,只有极少数诗人徜徉于冬天的江南美景中,乐不知返。一首唐朝白居易的《早冬》可见一斑:“十月江南天气好,可怜冬景似春华……此时却羡闲人醉,五马无由入酒家。”宋朝诗人刘克庄在南方过冬,也写了《冬景》一诗,他这样描写南方冬景的:“叶浮嫩绿酒初熟,橙切香黄蟹正肥。菊蕊满园皆可羨,赏心从此莫相违。”在冬季的南方,赏绿观花、饮酒持蟹,是多么闲适的人生乐事呀!

南方的冬天满眼绿,让你养眼,让你舒心,让你的冬天过得悠然闲适,平静淡然。

南方的冬天是绿的

梁惠娣



“天寒色苍苍,北风吹枯桑。”“斜阳疏竹上,残雪乱山中。”“六出飞花入户时,坐看青竹变琼枝。”闲读唐诗宋词,冬天的诗词跃到眼前来,读着读着,冬便来了。

与北方冰天雪地、银装素裹的白色冬景截然不同的,南方尤其是岭南的冬天满眼都是绿色的。

南方的山是绿的。山上的桉树、尤加利树、榕树……一身古朴庄重的墨绿,绿得大气,绿得老练,像满山坡挂着一块隔年的旧绿布,树木穿上用